

目錄

十月革命給俄國各族人民帶來了自由	蘇聯	恩·馬秋什金	(一)
滿懷信心在山區建設社會主義	宜山農民報社論		(五)
在內蒙古自治區發展農業和畜牧業互助合作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烏蘭夫		(九)
開展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林鋼		(一四)
辦好各族農民聯合組成的合作社	中共甘肅省臨夏地委生產合作部 副部長韓耀英 副部長單宗明		(一九)
合作社使兩族農民團結得親如一家	發昌		(二三)
文山縣石碕鄉合作化運動中遇到的民族問題	中共文山縣委書記劉振江		(二八)
熱情的幫助 幸福的前途			
——宜山思隴村瑤族農民在僮族幫助之下走上了大家富裕的道路	袁諒		(三四)
一個山區的民族聯合社	子中	永寬	(三七)
少數民族聚居山區也可以大量發展合作社			(四〇)
山區農業合作社的大發展和鞏固是可能的	中共漾濞縣委書記寧尙雲		(四二)
在少數民族山區把林業、農業合作社辦得更多更好是完全需要和可能	大苗山苗族自治縣縣長楊文貴		(四六)
羊滿山 豬滿欄 石山瘦地得增產	藍太陽		(四八)
適應山區和民族的特點辦好農業社	金光		(五二)
簡訊十一則			(五四)

十月革命給俄國各族人民帶來了自由

蘇聯 恩·馬秋什金

俄國共產黨還在俄國的地主、資本家們當權的時期，在俄國還是各族人民監獄的時期就高高舉起了各族人民平等和友誼的旗幟。那時俄國所有非俄羅斯族人民都遭受歧視和壓迫，他們沒有任何權利。非俄羅斯族人民沒有自己的發達的工業，沒有自己民族的幹部、學者以及文化機關。沙皇政府禁止他們使用本民族語文，建立自己的國家、受最起碼的教育。俄國各民族地區的勞動者們必需繳納比俄國中部還要多的苛捐雜稅。

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曾徵收過五十五種捐稅，其中有土地稅和水力利用稅，有住帳幕稅（在游牧地區）、嬰兒出生稅、牲畜稅，甚至到市場去、在路上騎馬、燒爐子都要上稅。

革命前，烏克蘭的百分之八十的煉鐵爐都是屬於外國資本家的。外國資本家們握有百分之九十的煉焦化學企業，克里沃羅格的百分之八十的礦山，百分之七十的錳礦，土庫曼土地的百分之九十二都是屬於沙皇官僚和本地地主的。

各個民族地區的居民幾乎全部都是文盲。塔吉克斯坦的居民有百分之九十九。五是文盲；土庫曼——百分之九十九。三；吉爾吉斯——百分之九十八至九十九；烏茲別克斯坦——百分之九十八。五；亞美尼亞——百分之八十五；白俄羅斯——百分之八十。

各被壓迫民族的人民羣衆的愚昧和無權更增加了各族人民間的仇視和不團結。俄國的地主和資本

家們和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一樣，採取了羅馬奴隸主的「分而治之」的原則。他們組織了屠殺猶太人，殘殺韃靼人和亞美尼亞人，唆使巴什基里亞人去反對哈薩克人，唆使亞美尼亞人去反對格魯吉亞人。他們創造了「各民族民間的仇視與不睦是歷史上的自然的和世世代代不可更改的規律」的謬論。同時還宣揚資產階級的民族內部各個階級利益一致，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團結一致的濫調。

殖民者的這種政策不僅遭到各個受壓迫民族的反對，而且還遭到俄羅斯族人民的反對。這種政策分散了各族人民的力量，使各族人民互相排斥，破壞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統一戰綫。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民族壓迫和各民族間的仇視就像一根棍子一樣，這根棍子的一端打擊了非俄羅斯族人民，另一端則打擊了俄羅斯族人民。沙皇和資本家們所實行的這種政策受到俄國社會進步力量的激烈反對，最後終於破產。

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旗幟的偉大共產黨領導了俄國各族人民的解放鬥爭。它建立了與民族壓迫和民族仇視的舊世界有着根本區別的各族勞動者團結、兄弟般的合作與同志般的互助的新世界。共產黨堅決地提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則：「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還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共產黨就擬定了它的民族綱領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指出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完全能够建立各族人民的友誼。

在資產階級學者宣揚愛國主義和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與尊重和同其他民族友好互不相容的理論的時候，共產黨就指出愛國主義和一個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完全能够同其他民族的這種感覺結合起來。

共產黨堅定不移地捍衛了各族人民自決權和國家分立權以及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曾不遺餘力地以真正民主的原則團結了各個民族。共產黨和爲其所領導的以俄國無產階級爲首的革命羣衆曾爲推翻俄國各族人民的監獄——沙皇俄國，把俄國變爲俄國各族勞動羣衆的祖國而進行了鬥爭。

共產黨以自己的英明政策和愛國主義活動把俄國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團結在俄國無產階級的周

團，把全國各種革命運動匯合爲一個統一的大洪流，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鬥爭不憚同「農民戰爭」結合起來，而且還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摧毀了舊國家實行殖民主義政策和民族壓迫及不平等的制度，建立了各個民族在社會、國家、經濟以及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完全平等。俄國各族人民的這些權利都明文規定在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法令和決議中，規定在蘇聯的憲法裏。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則由社會主義國家的威力保障着。還以立法手續規定了各族人民的平等自主權利；規定了各民族分立和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自決權；廢除了一切民族以及民族宗教的特權和限制；少數民族和種族能够獲得自由發展。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把各族人民從民族壓迫中拯救出來，建立了各族人民的平等，而且還擬定了與資產階級多民族國家形式和原則有着根本區別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國家機構的新原則和形式。

蘇維埃聯盟是一個完整而固定的高度集中的國家。同時它還能滿足蘇聯各族人民的需要。在最高國家政權機關裏有專門掌管民族事務的機關，蘇聯各族人民運用廣泛的自治能達到這些目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以自願聯合的原則所組成的國家。加入聯盟的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仍舊有民族自主權，仍舊是一個主權國家。所有的加盟共和國都有自己的憲法，在憲法裏充分考慮到居住於各該加盟共和國的各個民族的特點；有自己的最高政權機關和地方政權機關，有自己的法律和民族機關，在內政和外交方面都有同等的權利。

爲了更充分滿足各族人民的民族利益，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下設有聯盟院和民族院。每個加盟共和國不論它的人口多少，都選舉同等數目的民族院代表。

各加盟共和國的疆域未得到各該共和國人民的同意不得變更。蘇聯的民族院能使各加盟共和國積極參加制定全聯盟的法律。每個加盟共和國都有自由退出蘇維埃聯盟的權利。各加盟共和國有權直接

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有權建立包括在蘇聯武裝力量之內的自己民族的軍隊編制。

在各加盟共和國內也盡力使每一個居住在各該加盟共和國內的民族有必需條件來滿足自己民族的利益。根據蘇聯憲法規定，凡因民族或人種關係而對公民權利作任何直接或間接限制，賦予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特權，宣傳人種或民族唯我獨尊思想以及對其他民族的仇視及藐視行為均應受到法律懲罰。

在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裏實行自治原則，能使每一個民族充分地、更好地運用蘇維埃政權賦予他們的平等權利，發揚自己民族的進步傳統，把自己民族利益同蘇聯全體勞動者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

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過程中，在蘇聯各族人民之間結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誼，這種友誼已經成為強大的推動力量。各民族的統一以及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及其他各方面利益的一致能使蘇聯各個民族團結一致，賦予他們以無窮的力量，避免資產階級國家各民族間所固有的那種相互矛盾和鬥爭。

每一個蘇聯人都熱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語言和民族文化，以自己民族祖先和同代人的有歷史意義的成就而驕傲。同時，蘇聯人們還熱愛他們共同的祖國——蘇維埃聯盟，非常尊重一切社會主義民族的事業和功績。他們看到和感到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的成就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蘇聯人們非常珍惜地保衛着各族人民的友誼。

各族人民的友誼和國際主義也和愛國主義一樣，都成為蘇聯人民的品質。蘇聯的勞動者們都知道不以與其他兄弟民族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友好就不可能成爲一個愛國者。「愛國主義」沒有各族人民友誼和國際主義就不是愛國主義，而是虛偽的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遲早一定會變爲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將會直接違背祖國的利益。

蘇聯從未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侵略野心。它不威脅任何人，也不企圖侵犯任何國家的利益。蘇聯政府把各國人民平等、尊重各國人民的獨立和國家主權作爲自己對內和外交政策的神聖原則。蘇聯積極地爲世界和平和各國人民的普遍安全，爲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而鬥爭着。爭取和平的鬥爭已經成

爲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日廣西日報莫斯科特稿)

滿懷信心在山區建設社會主義

宜山農民報社論

今天，十一月七日，是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八周年紀念日。我們懷着極其興奮的心情，和蘇聯朋友一起，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一起，慶祝這個偉大的節日。

今天，本報發表了蘇聯朋友給我們的回信，這封信給我們帶來了兄弟般的友誼和極大的鼓舞，用生動的事實告訴我們，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區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們要很好學習這些經驗，滿懷信心建設社會主義，來增強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來爭取共同事業的更大勝利。

去年春天，我們專區在大張旗鼓宣傳總路線，開展以互助合作爲中心的生產運動的時候，山區農民普遍存在着一個疑問：「山角落裏也能使用拖拉機、建設社會主義嗎？」「山區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呢？」這時候，我們正看過一部蘇聯電影「山野的春天」（這是根據蘇聯作家戈爾基·古里亞的小說「薩根的春天」改編的），裏面描寫着山區「薩根」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景。我們想，寫封信給「薩根」地方的農民吧，蘇聯朋友一定會以他們的親身經歷來幫助我們解除這個疑問的。去年三月，就以本報編輯部的名義，給「薩根」地方的農民寫了一封信，轉達了我們專區農民提出的問題。這封信由中蘇友好協會總會轉到蘇聯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外文化協會，再轉到阿布哈茲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現在，我們收到了阿布哈茲的朋友們的回信。信上告訴我們，真正的薩根村只是

居住着二十幾戶伐木工人的小山村；小說裏的「蔭根」山村是作家古里亞根據阿布哈茲各個集體農莊的實在情況典型創造出來的。小說裏所描寫的人和事對於阿布哈茲的農村說來，是十分典型而富有代表的，並且充分反映了現實。阿布哈茲的朋友們爲了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特地用了很長時間，搜集了許多實際材料，給我們寫了長長的回信。這使我們更加深刻體會到，中蘇之間的友誼是極其深厚的，蘇聯朋友對我們的關懷和幫助是無微不至的。全體幹部和全體農民們，我們一定要很好學習這封回信，把蘇聯老大哥的寶貴經驗用到實際工作中去，努力建設社會主義，來答謝蘇聯老大哥的深厚友誼。

山區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呢？有些同志只看到山區山高坡陡，耕地分散，難使用大拖拉機的一面，就認爲難建設社會主義。這種錯誤看法的實質，是因爲不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用形式主義的眼光，把用機器生產這一點，看成爲社會主義的全部內容。在平原地區建設社會主義，主要是把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逐步改造成爲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在山區建設社會主義，同樣是這樣。在山區把分散的個體農民逐步聯合起來，由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就是集體農莊），完全是可能的。在發展合作化的同時，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因地制宜的發展山區的生產，支援工業建設；在工業逐步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採用適合山區使用的林業、農業機械，更好的發展山區的生產，也完全是可能的。現在，蘇聯老大哥以他們的親身經歷告訴了我們這些真理。阿布哈茲的朋友們在革命勝利以前，同我們在解放以前一樣，受着地主的殘酷剝削；在革命勝利以後，雖然趕走了地主，生活改善了一些，但是各人單幹，有的缺耕牛，有的缺耕犁，玉米產量平均折合每畝只有六十四斤到一百零六斤，一年到頭辛勤勞動，只能勉強糊口，這種情形和我們現在的情形相比，他們的困難是並不少的。但是，他們在蘇聯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由共耕社發展到集體農莊；在蘇聯國家計劃指導下，因地制宜的發展多種經濟，發展茶葉、菸、玉米、水果等生產。舉三種數目字就可以充分

說明農莊生產的高度發展，和莊員收入的非常富饒：（一）一般的集體農莊，每個勞動日除了實物以外，還可以得到現金十五到二十個盧布，折合人民幣七元半到十元；先進的集體農莊可以得到三十到四十個盧布，折合人民幣十五元到二十元。（二）有許多生產隊，每隊三十五到四十個勞動力，一年生產的東西值一百萬個盧布以上，合人民幣五十萬元以上。（三）玉米的高額豐產紀錄達到每公頃一千二百八十二普特，合每畝二千七百三十三斤；茶葉達到每公頃二十二噸，合每畝二千九百三十三斤。他們的經歷告訴我們：只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運用我們的勞動和智慧，任何貧瘠的山村都是可以改造成爲富裕的農莊的；建成社會主義是依靠着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堅強信心，組織起來由個體變集體，和英勇忘我的、創造性的勞動；建成社會主義是不受自然條件限制的，山區同樣可以建成社會主義。至於山區能不能用機器進行生產呢？是能夠的，阿布哈茲山區已經有茶葉整形機等山區適用的機器。這樣的生動事例鼓舞着我們，特別是使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區的農民，提高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和熱情。我們專區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區幾年來合作化的發展，也充分說明了山區裏的林業、農業社同樣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像大苗山的山區裏的四十一個林業、農業社，社社增產增收。三江高路林業社去年建社第一年就栽植杉木三千三百株，比社外林農多一倍以上；育杉苗三畝，打破了當地林農找野生苗的舊習慣；同時雜糧增產四成，水稻增產兩成。這些本地的生動事例，有力的鼓舞着山區農民的合作社積極性。自從毛主席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示在山區農民中傳佈以後，農民合作化情緒更爲高漲，要求轉社的人更多。這都說明了山區正在向社會主義前進着。

有些同志只看到山高坡陡、耕地分散，就認爲山區生產難於發展。這是因爲他們既沒有發現和因地制宜發揮山區的巨大增產潛力，又沒有看到組織起來、發揮集體力量，可以充分運用這些潛力。悲觀主義和保守思想是永遠站不住腳的，注定要被打破的。阿布哈茲山區的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鐵木耳的玉米豐產量，達到每公頃一千二百八十二普特（折合每畝二千七百三十三斤），比起這個地區從

前的產量每公頃三十到五十普特（折合每畝六十四到一百零六斤），增產了幾多倍啊！這樣的生動實例，鼓舞着我們，特別是使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區的農民，提高了在山區採用先進耕作技術、提高各種作物的產量的勇氣和信心。我們專區也有許多事實。像三江的農業社和互助組試種雙季稻共八百二十四畝，獲得豐收，打破了認為三江不能種雙季稻的保守思想。大苗山的侗安林農社和黃光普互助組試種四季造林成功，打破了認為只有春季能造林的保守思想。下坳的加文第一農業社，在石山區創造玉米每畝五百多斤的產量，全社增產三倍多，打破了石山區不能增產的保守思想。這些本地的生動實例，有力的鼓舞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區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發展山區生產的決心、信心。

毛主席在今年七月份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羣衆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現在新的高潮已經到來。讓我們滿懷信心的貫徹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方針，根據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區的民族特點、地區特點和互助合作基礎，積極穩步的把林業、農業社辦得更多更好吧！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因地制宜的以農爲主的、或者以林爲主的、或者林農並重的發展多種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的擴大各種作物的種植面積，逐步推行先進技術，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使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區的經濟更加繁榮吧！我們用這樣的行動來答謝親愛的蘇聯朋友對我們的關懷和幫助，來不斷的鞏固和加強中蘇之間的兄弟般的偉大友誼！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宜山農民報）

在內蒙古自治區發展農業和畜牧業互助合作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 烏蘭夫

一

內蒙古自治區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二年只試辦了十七個，至今年八月，已經發展到六千九百九十四個，入社農戶佔總農戶的百分之十七點二七。我們在領導這個迅速發展的合作化運動上是有過錯誤的。內蒙黨委今年春季在討論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時候，雖然認為內蒙地區合作化運動當時不是「收縮」問題，但是因為沒有從階級關係上來分析，過分地強調了辦合作社的困難，深怕「搞多、搞亂」，所以發布了一個「全力整頓鞏固，秋前停止發展，秋後再看」的錯誤指示。雖然時間很短，但在這個「停止發展」的精神指導下，也產生了「逐級壓縮，層層削減」建社計劃的偏向。

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和黨中央的決議是完全正確的，徹底糾正了我們的右傾錯誤。我們把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下達到鄉，指示達到哪裏，哪裏的幹部和羣衆就歡欣鼓舞，信心百倍。有的農村工作幹部看了指示後說：「我們吃了一服清醒藥，腦袋不糊塗了，眼睛也亮了。」有的農民說：「毛主席的指示像升高了的太陽一樣，照亮了走社會主義的大道。」我們一定遵循這個指示，迅速改正過去的錯誤，從各方面做好準備工作，迎接即將到來的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形勢，站在運動的前面，領導運動勝利前進。今後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計劃是：一九五六年達到一萬一千個，入社農戶佔總農戶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一九五七年達到一萬八千個，入社農戶佔總農戶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內蒙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一般規律，和全國各地是大體相同的。但是，因為它是在民族聚居和

雜居、地廣人稀、農牧業都佔一定比重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它有某些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由於民族聚居和雜居，合作化運動中已經出現了各民族農民聯合組成的合作社。在六千九百多個農業社裏，蒙古族農民組成的爲九百零七個，蒙漢兩族農民聯合組成的爲九百二十三個，蒙、漢、回、滿、朝鮮等各族農民聯合組成的爲三十七個。各族農民經濟上的合作，進一步促進了民族間的團結。由於地廣人稀，荒地多，在人民政權下只要有勞動力，有耕畜、農具，就有地種，有相當部分土地在歷史上就是公有地，所以有些地區的農民土地私有觀念比較淡薄，因而許多合作社中土地的報酬很低，並出現了一批土地不分紅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農牧業各佔一定比重和部分地區農牧業交錯，在農業區和半農半牧區已辦了一批農牧業結合的生產合作社，使農牧業得到了共同發展，把過去的農牧矛盾變成了現在的互相支援。應當說明，內蒙地區農牧業生產的互相支援，是農牧業生產獲得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畜牧業得到農業的支援，大批的糧食和飼料供應了畜牧業生產，八年來，牲畜增加了將近兩倍，現在全區已有兩千零四十多萬頭牲畜。農業因爲有畜牧業的配合，除了極少數的貧困農民外，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有耕畜，甚至有些地方每個勞動力就有一個耕畜，因而農民得到了較多的糞肥和畜產品，大大地幫助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農牧業結合的生產合作社的發展，必將進一步發揮出農牧業生產相互支援的重大作用。

對於這些特點，我們過去研究分析很差，因而也就沒有能够完全從實際情況出發，來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內蒙農業區，在客觀上存在不少使合作社可以迅速發展的有利條件。如地廣人稀，土地入社問題易於解決；勞動力不足，農民容易接受互助合作。過去對這些有利條件估計不足，對地區經濟落後的不利方面顧慮過多，以致走得慢了，不然還可以多發展一些農業社。從土地入社問題來看，雖然有一少部分合作社取銷土地報酬過早過急，違反了自願兩利的原則，應該加以糾正；但在許多地方我們是搬了內地農業地區的「框子」。內蒙農業區和半農半牧區有許多「夥種夥分」互助組，它們土

地不分紅，基本上按勞取酬，這本來是先進的，但我們過去沒有積極地領導它們，有的地方的領導幹部，還認為土地不分紅不對，在那裏長期的「糾正」，強迫實行土地分紅。如果把這種互助組加以整頓提高，辦成合作社，再加上已有的四百多個土地不分紅的合作社，全區就有近千個土地不分紅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了。今後對它們應該加強領導。從民族關係上看，有人認為蒙漢人民從事不同的生產，蒙族農民的農業生產技術又差，這是辦合作社的障礙，很難把合作社辦成，辦成了也難以鞏固下來。事實證明，這些困難不是辦合作社的不可克服的障礙，它在合作化過程中已經得到了解決。在不少的合作社裏，各族社員之間，因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充分地發揮了蒙古人善於飼料牲畜，漢人善於種地的長處，使農牧業生產都得到了發展。各族人民的團結，也在經濟利益一致的基礎上更加鞏固了。

二

牧業生產合作社已試辦了八個，組織起來的互助組五千多個，參加互助合作的牧戶佔總牧戶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從過去的實踐，使我們感到畜牧業生產經過互助合作，特別是辦起合作社以後，能够解決牧區工作上的一系列問題。

發展互助合作，不但可以比較有效地抗禦自然災害，並可解決當前生產工具缺乏和勞動力不足的困難。如錫林郭勒盟每個勞動力平均牧養二百多頭牲畜。根據牧民的經驗，在現在的生產條件下，每個勞動力牧養二、三個頭牲畜是適宜的。但因個體牧民佔有牲畜數量不等，有的一個勞動力放牧着三、五百甚至一千來頭牲畜，也有的只飼養了很少的牲畜，形成有的地方缺乏勞動力，有的地方浪費了勞動力。因此，積極地發展互助合作，對勞動力加以適當調配，是解決當前勞動力不足的一個有效辦法。

發展互助合作還培養了牧民集體主義精神，提高了政治覺悟，同時又積極地促進了牧民實行定居游牧。在目前畜牧業生產十分落後的條件下，逐水草而居，對牲畜的飼養是有好處的。但是經常游牧就難以進行搭蓋棚圈、儲備草料等生產技術上的改進。而且對進一步改善牧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也有不少難以克服的困難，特別是婦幼保健工作就不易開展，影響了人口的興旺。所以實行定居游牧，是發展畜牧業生產和提高牧民物質文化生活的辦法。辦起合作社來，就能够較快較順利地實現定居游牧。合作社可以加強壯的勞動力統一調配使用，適應着季節的變化，將牲畜游放到不同的草場，牧民的家屬老人、婦女、小孩等就可定居下來。定居後，婦幼保健工作好開展了，嬰兒死亡率降低了，孩子增多了，進行政治和文化學習也方便了。在定居的周圍還能種植蔬菜、糧食、牧草和搭蓋些飼養老弱牲畜的棚圈。這樣就既能發展畜牧業生產，又能改善和豐富牧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人畜兩旺」的目的將會逐步達到。

互助合作發展的結果，沒有牲畜或牲畜很少的貧困牧民，逐步地變成了有牲畜的牧民。如呼倫貝爾盟胡和爾泰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大部分社員，在組織合作社前，幾乎都是沒有牲畜的貧困牧民。辦社時國家貸給他們六百多頭牲畜，他們又通過合同制，從牧主那裏接來八百多頭牲畜。經過兩年來互助合作，辛勤勞動，除去所借貸的牲畜，全社現已擁有二千三百多頭牲畜，社員的生活比過去富裕得多了。

總之，互助合作促進了畜牧業生產的發展，改善了牧民的生活，它是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道路，也是解決畜牧業生產中各項問題的根本措施。只有經過互助合作，才能使廣大的個體畜牧業經濟逐步改造成為合作化、現代化的畜牧業經濟；只有經過互助合作，才能有效地進行畜牧業生產的各項技術改革。過去的幾年，我們在畜牧業互助合作上進行了許多工作，已取得了一些成績和經驗。牧民對互助合作是熱誠擁護的。我們今後要大力發展各種互助組，積極穩步地發展合作社，計劃至一九

五七年參加互助合作的牧民，達到總牧戶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畜牧業生產合作社試辦和發展到五十多個，要求牧區每個旗試辦一個或幾個合作社。

畜牧業生產和牧區工作的發展，在我們面前提出了若干新問題。其一是勞動力已感到不足。這個問題我們準備採用發展互助合作，改進生產工具，辦國營牧場，動員農業區勞動力到牧區參加畜牧業生產等辦法來解決。對組織起來的互助組和合作社，因牲畜增加勞動力仍然不足的時候，可允許他們在一定的條件下僱工，經過相當時期後，再把他變為合作社社員。其二是總路綫在牧區宣傳後，廣大牧民熱烈擁護，但是對牧主和上層喇嘛，我們宣傳黨的政策的工作做的不夠。今後除繼續加強宣傳工作外，我們還準備試辦兩、三個公私合營牧場。對一般喇嘛，除繼續進行黨的宗教政策的宣傳教育外，打算在自覺自願的基礎上，把他們和羣衆組織在一起辦合作社。這在伊克昭盟郡王旗已有先例。該旗桃核召（廟）的十多戶喇嘛和農民共同辦了一個合作社，除牧養牲畜和耕種旱田外，還興修了小型水利，種了二百多畝水地，秋收所得，並不比當地農民的收入少，結果是僧俗人民皆大歡喜。其三是落後的畜牧業生產技術必須大力改進。幾年來，我們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仍不能改變畜牧業生產的不穩定性，稍有自然災害的侵襲，牲畜就大量死亡，損失非常嚴重。爲了畜牧業生產再前進一步，生產技術的改進已迫不容緩。爲此，我們在較大的牧區內已開始籌辦國營農場，爭取在幾年內，做到牧區糧食、飼料自給自足。在有條件的地方種植了牧草，試辦小型飼料基地。在廣闊的草原上，正大力尋找水源，打井，以解決牧場缺水問題。對牲畜的疫病，也在積極開展羣衆性的防治工作。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下，我們一定能够勝利完成對農牧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艱巨的歷史任務！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日報）

開展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林 鋼

在我國廣大的少數民族農業地區，社會主義的羣衆運動正在迅速發展。獲得了土地的各族農民，強烈地要求通過互助合作的道路，發展生產，共同走向富裕。

組織農業合作社已經成爲各族農民羣衆的輿論中心。常年互助組普遍在醞釀轉社。一般貧苦農民，也紛紛自動參觀合作社，打聽辦社情況，成羣結隊地到區裏報名掛號，申請入社。在新疆，打算建社的互助組，成批成批地統一播種冬麥，購買牲口和新式農具，自選會計，作好各種建社準備，只要領導「給個話」（即同意），合作社就能辦起來。雲南、貴州等地的農民羣衆，到縣、區要求派幹部幫助建社；互助組紛紛併成聯組，集體開荒，買耕牛，買水車，興修小型水利，準備轉社。四川省會理縣農民爲了建社，合夥到二百公里外的西昌縣農業合作社去學習辦社經驗。在廣西百色地區，不少散居在山上的少數民族農民，自動搬下山來，要求入社。青海省民和縣河口村有二十五戶農民，其中八戶是幾世的冤家，誰也不理誰；這次爲了的轉社批不准，就自動開會檢討，按手印，立了和約，併成一個大互助組，要求轉社。

今年七月以前，各地計劃一般都偏於保守，領導落在羣衆的後面。貴州省會將今年建社一萬八千個的計劃，縮減爲一萬個。青海省互助縣（現已改爲互助土族自治縣）在傳達總路綫後有八十一個互助組（六百戶）要求建社，縣委只批准兩個（二十二戶）。有些少數民族地區黨的領導機關還提出了「三不辦」（不在計劃數內不辦，沒有常年互助組的基礎不辦，不經縣委批准不辦）、「二不入」（有土地沒有勞動力不能入，有勞動力沒有土地也不能入）、「一村不建二社」等種種限制。但是農

民並未停止前進。他們責問領導說：「毛主席引導我們走社會主義的路，你們爲什麼不要我們走？」「你們是不是要讓我們把常年組變成萬年組？」辦得很好的「自發社」也到處出現了。在內蒙古哲里木盟半農半牧地區，還出現了三百多個農民自稱爲「夥種夥分組」、「農牧結合組」的合作社；在新疆塔城地區，「土地不要報酬、統一經營、按勞分配」的「互助組」也出現不少。

少數民族農業地區在合作化運動方面領導落後於羣衆的原因是：過份強調了民族關係的複雜情況和民族地區經濟和文化的落後性，而看不到本質的和主流的方面。全國解放以來，我國各少數民族地區和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民族間的團結和友誼空前地鞏固和發展了。共產黨和毛主席在各族人民中有了極高的威信。絕大部分地區完成了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但是，分得了土地的農民，由於缺乏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活一般還是貧困或不富裕的。他們不滿足於現狀。總路綫的宣傳和全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大大鼓舞了他們的社會主義熱情。各族農民迫切地要求沿着互助合作的道路發展生產，進一步改善生活。少數民族地區黨的各級組織已經相繼建立並且正在逐步健全起來。

在上述各方面的基礎上，農業合作化運動正在發展。內蒙古的農業合作社已經發展到六千九百多個，入社農戶佔到總農戶數的百分之十七。新疆從去年秋後到今年春耕，農業合作社由一百四十七個發展到了一千七百零二個，沒有發現一個社垮台，退社戶不到千分之二，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社獲得增產，只有百分之三保持建社前的水平，百分之二的社因災害而減產。桂西僮族自治區貫徹執行了依靠支部、鄉鄉辦社的方針，合作社已經發展到二千七百多個，今年夏收，百分之八十七獲得增產。原西康省差不多已鄉鄉有社。甘肅的合作社在兩年內增加了十倍，現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社，沒有一個垮台，百分之九十三比互助組增產。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在山區試辦的二十四個社，今年社社增產。事實有力地證明了，在少數民族農業地區是能够辦社，也能够多辦和辦好的。少數民族地區的黨組織是完全能够領導各族農民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

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關係，的確很複雜。照顧到這個特殊情況是完全應該的。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在新的歷史時期，各族人民間的團結，只有在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不斷發展各族人民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上，才能徹底鞏固。幾年來的事實也證明，那裏的互助合作運動開展得好，那裏的落後面貌就大大改變，那裏的民族團結也就更為鞏固。在內蒙古有些半農半牧區，由於農田牧場互相交錯，蒙族牧民和漢族農民常常因為生產上的矛盾而引起糾紛。建立了「農牧合作社」以後，蒙漢兩族人民根據共同的利益，對農田和牧場進行了合理規劃和有計劃使用，勞動也進行了合理分工，就使農牧矛盾變成了農牧互助，莊稼長好了，牲畜肥滿了，民族糾紛也根本消除了。青海、甘肅等省有些歷史上回漢隔閡較深的地區，現在大批大批地建立了回漢聯合合作社。在共同攜手進行勞動生產中，回漢人民的相互猜疑心理消除了。

貴州省都勻地區在辦社問題上有兩種指導思想，兩種作法，產生了兩種結果。在四個邊沿民族聚居縣，領導方面強調民族關係複雜，土地改革不徹底，便用整年整年的時間處理土地改革遺留問題，解決民族糾紛，推遲互助合作。可是問題總是很多，敵人甚至可以打起民族旗幟公開來同我們進行鬥爭，各項工作的推行都極為緩慢。西部七個民族聚居或雜居縣，在土地改革之後，緊接着開展了互助合作運動。到今年秋前，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已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各族農民團結生產，喜慶聯歡，土地改革遺留的問題也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捎帶解決了。有沒有因為合作社發展而在民族關係方面發生嚴重問題的呢？並沒有。貴州、甘肅等省的事實也證明了，反革命的「皇上」不是出在合作化運動發展的地方，而恰恰是出在那些憂慮民族關係複雜，縮手縮腳，不敢放手發動羣衆辦社的地方。

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一般比較落後，也是事實。但是問題正在於：我們是積極領導各族農民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使他們永遠擺脫貧困落後呢？還是聽任各族農民長期停留在貧困落後的狀態，而實際上是沿着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呢？